

周国平◎著

风中的纸屑

Fengzhong De Zhixie

万卷出版公司



周国平○著

风中的纸屑

Fengzhong De Zhi



万卷出版公司

◎ 周国平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中的纸屑 / 周国平著. —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09. 4

ISBN 978-7-80759-787-2

I. 风… II. 周…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9826号

出版发行：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85mm×130mm

字 数：124千字

印 张：5

出版时间：2009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贺鹏

美术设计： 题图设计：余一梅
TEL:13661528711
<http://blog.sina.com.cn/u/3771049>

责任校对：尹宝茹

ISBN 978-7-80759-787-2

定 价：19.8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442

邮购热线：024-23284454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http://www.chinavpc.com>

序

本书是继《人与永恒》之后我的第二本随感集，汇集了1992至2000年间所写的随感。

在我的桌上、床头、手边，总是备着一些小纸片，脑中闪过了自以为有点儿意思的念头，就赶紧记下几个字来，空闲时便据此写成连贯的句子。那几个字，别人看了一定莫名其妙，但对于我可重要了，它们是唤醒记忆的线索，没有它们，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就不知会逃逸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过，实际上我并不是十分勤快，经常有懒得记下来或忘记记下来的时候。于是我想，在我的天空中，一定有许多这样写着几个字的小纸片，我只是抓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罢了。真正说来，思想恰如风中的纸屑，其中有一些落在了幸运的手上，大部分都随风飘散了。因此，我给本书取了这个名字。

周国平

2005年11月29日 平装版

2007年10月 精装版

目录

序	001
享受生命本身	001
和命运结伴而行	004
困惑与觉悟	007
亲近自然	011
爱与孤独	013
幸福和苦难都属于灵魂	017
寻常的苦难	021
人得救靠本能	022
自我和他人	023
爱情的容量	030
性爱哲学	031
性爱伦理学	034
性爱心理学	036
性爱美学	039
两性之间	041
婚姻与爱情	045
亲子之爱	048
比成功更宝贵的	050

灵魂和肉体	054
坚守精神的家园	056
理想主义	059
心灵也是一种现实	062
信仰和宗教	065
哲学和哲学家	069
对人性的不同解释	073
人性现象	077
不同的天赋	080
人品与智慧	082
幽 默	084
嫉 妒	086
吝 赡	090
自 卑	092
悔恨、内疚和自欺	095
舆 论 和 名 声	097
教 育	100
东 西 方 文 化	102
文 化 现 象	104
写 作 的 理 由	106
写 作 的 态 度	109
作 品 的 价 值	112

创作和欣赏	115
只读好书	119
倾听沉默	121
节省语言	124
人生况味	126
从零开始与未完成	129
世象素描	132
待人和处世	137
街头的自语	139
风中的纸屑	143
水上的落叶	147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我把这类享受称作对生命本身的享受。

有钱又有闲当然幸运，倘不能，退而求其次，我宁做有闲的穷人，不做有钱的忙人。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有人说：“有钱可以买时间。”话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大前提是“时间就是金钱”，买得的时间又追加为获取更多金钱的资本，则一生劳碌便永无终时。

所以，应当改变大前提：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生命，而生命的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人们不妨赞美清贫，却不可讴歌贫困。人生的种种享受是需要好的心境的，而贫困会剥夺好的心境，足以扼杀生命的大部乐趣。

金钱的好处便是使人免于贫困。

但是，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极其有限。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包括创造、沉思、艺术欣赏、爱情、亲情等等，

都非金钱所能买到。原因很简单，所有这类享受皆依赖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的能力是与钱包的鼓瘪毫不相干的。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学问、名声、权力或金钱的积聚上。他们临终时当如此悔叹：“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

一个人可以凭聪明、勤劳和运气挣许多钱，但如何花掉这些钱却要靠智慧了。

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

金钱，消费，享受，生活质量——当我把这些相关的词排列起来时，我忽然发现它们好像有一种递减关系：金钱与消费的联系最为紧密，与享受的联系要弱一些，与生活质量的联系就更弱。因为至少，享受不限于消费，还包括创造，生活质量不只看享受，还要看承受苦难的勇气。在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力量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种力量肯定没有大到足以修改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理解。

生活质量的要素：一、创造；二、享受；三、体验。

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一个古老的真理：

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

天地悠悠，生命短促，一个人一生的确做不成多少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善待自己，不必活得那么紧张匆忙了。但是，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不抱野心，只为自己高兴而好好做成几件事了。

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光阴似箭，然而只是对于忙人才如此。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事，这时便会觉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

相反，倘若并不觉得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心静如止水，光阴也就停住了。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

■ 和命运结伴而行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

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

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

上帝借种种偶然性之手分配人们的命运，除开特殊的天灾人祸之外，它的分配基本上是公平的。

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它可能是灵感喷发，也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一个笔误。因此，在人生中，偶然性便成了一个既诱人又恼人的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使它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神来之笔，如同有的画家把偶然落到画布上的污斑修改成整幅画的点睛之笔那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修改上帝的笔误绝非一件如此轻松的事情，有的人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便展现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人生意义问题是一切人生思考的总题目和潜台词，因为它的无所不包和无处不在，我们就始终在回答它又始终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假如有许多次人生，活着会更容易吗？假如有许多个我，爱会更轻松吗？

其实，许多次人生仍然只是一次有限的人生，就像许多张钞票仍然只是一笔会花光的钱一样。

“万物归一，一归何处？”

发问者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绝望的景象：那初始者、至高者、造物主、上帝也是一个流浪者！

不要跟我玩概念游戏，说什么万物是存在者，而一是存在本身。

在具体的人生中，每一个人对于意义问题的真实答案很可能不是来自他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他的生活实践，具有事实的单纯性。

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是无解的，或者更糟，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我们怎样殚精竭虑，只要不自欺欺人，我们在这方面决不可能有新的收获。在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明智的办法是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尽量不想或少想它。这样，在已知的限度内，我们反而能更好地安排人生。

为什么活着？由于生命本身并无目的，这个问题必然会悄悄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怎样活着？我们为生命设置的目的，包括上帝、艺术、事业、爱情等等，实际上都只是我们用以度过无目的的生命的手段而已，而生命本身则成了目的。

应该怎么生活？这是一个会令一切智者狼狈的问题。也许，一个人能够明白不应该怎么生活，他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者了。

时间于人生的重要性似乎是一目了然的：时间的流逝改变着人生的场景，时间的悠长衬托了人生的短暂。但是，时间又是一个千古之谜，一个绝对的悖论。我们既无法理解它以瞬息的形式存在，因为瞬息就意味着向不存在转化。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因为永恒就意味着超越了时间。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时间究竟是否存在，它到底是什么。可是，它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不去说它，哪怕只是说一说我们的困惑。

在我眼中，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里，尸体以及围绕尸体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丧葬的方式等等，则是最不重要的。有人问苏格拉底希望死后埋在何处，他答道：“假如你能捉到我，你就埋我。”死就是不存在，人们的确无法捉住和埋葬那个不复存在的苏格拉底，而人们所要埋葬的那具尸体是和苏格拉底完全无关的。

死亡不是同归大海，而是各回各的源头。

“朝闻道夕死可也。”这里的“道”很可能正包括了生死的根本道理，而悟了这个道理，也就不畏死了。

人的一生，有多少偶然和无奈。我们都将死去，而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抑或死在另一个地方，这很重要吗？

凡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人生这个大梦。即使看破人生，皈依佛门，那灭绝苦乐的涅槃境界仍是一个梦。不过，能够明白这一点，不以觉者自居，也就算得上是觉者了。

他们到了四十岁，于是学着孔夫子的口吻谈论起“不惑”之年来。可是，他们连惑也不曾有过，又如何能不惑呢？

在无穷岁月中，王朝更替只是过眼烟云，千秋功业只是断碑残铭。此种认识，既可开阔胸怀，造就豪杰，也可消沉意志，培育弱者。看破红尘的后果是因人而异的。

厌世弃俗者和嫉世愤俗者都悲观，但原因不同。前者对整个人生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否定人生，是哲学性的。后者仅对世道人心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肯定自己，是社会性的。

强者的无情是统治欲，弱者的无情是复仇欲，两者还都没脱离人欲的范畴。还有第三种无情：淡泊超脱，无欲无争。这是出世者的大无情。